

她们文学丛书

TAMENWENXUECONGSHU

长篇小说卷

最后的好运

江 灏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她们文学丛书·长篇小说卷

最后的好运

江 灏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的好运/江灏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她们文学丛书·长篇小说卷)

ISBN 7-222-02926-5

I. 最...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114 号

策 划 杨世光
责任编辑 海 惠
封面插图 西 里
版式设计

她们文学丛书

长篇小说卷

最后的好运

江灏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27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7-222-02926-5/I·767

定 价: 17.50 元



江 灏 ／ 简 介



生于山东青岛，从军14年。曾读过济南军医学校、武汉大学中文系，后在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现是《青岛文学》杂志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理事。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发表过长篇小说《阴间·阳间》、《树荫·宽阔地儿·树荫》、《死缘》、中篇小说集《我是谁》等作品。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最后的好运·

第一章

报纸的编辑蒋慧心站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凝视着大门的方向已经很久了。通常，在这个时间里，一弯月儿缓升苍穹的时间里，她早已恢复平静，走出报社，走向街头。可今天，时间挨到此时此刻，她还没有开始工作。难道今天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依然是普通的礼拜三，也就是说，是编辑们送审稿件的日子。在这家每礼拜出一张报纸的报社里，蒋慧心定岗在三版的编辑位置上，一向恪守规章制度的她一大早就来到报社，拿着稿件，忐忑不安地去副总编辑吴大梁的办公室送审。

吴大梁不在。他是这张报纸的创刊者，时下，也是报社的最高领导，包括蒋慧心在内的同仁们都知道：在报社一派无序状态的运转中，只有他在礼拜三不缺席。他喜欢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他攥着终审权，感觉最正点。

既然他缺席，编辑们只好耐心等待。蒋慧心回到编辑室，沏了一杯浓茶，她望着小卷的茶叶在水中悠闲地伸展开来，把一杯泉水染成淡淡的十分洁净的绿色。她怀着一种感动的心情饮尽这杯茶，然后趴在桌上读报看资料，在她感到头脑有些发胀时，就开始闭门打坐。

还未入定，媚媚推门进来，她人在记者部，可她每天出入编辑室的次数不低于三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嘴闲不住，不说话，就理不清头绪；不找人研讨，就理不清自己的思路。”这不，她一进门就埋怨蒋慧心：“你真能坐得住。你就不分析一下吴大梁缺席的原因，依我看，他准是相面去了。保准会带人回来。慧心，你信不信？你说话呀！”蒋慧心从打坐中回过神来，回敬媚媚一笑，答：“他带什么人回来与我何干？”对于报社时常展开的“研讨”一类的事，她极少介入。她明白

自己的心境，是啥时开始的，她已经放弃了去想与己无关的事的能力了。在她的思维定势中，别人的行为完全属于别人。眼前，重要的是管理好自己。所以，吴大梁会带回怎样的人，对她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慧心，有件事可是很重要。你说，吴大梁会作出怎样的决定？是坚守自收自支，还是把我们都嫁给大户人家？”媚妮又是一问。

这一问，就涉及到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上。前段日子，有股风吹进报社，说市报业集团有可能收购这家报社。这股风吹得记者编辑们心里痒痒的。谁不愿意归属大户人家。据说报业集团的普通编辑，每个人的奖金可以买一枚红宝石指环。收入相当可观。不过她这次也没接媚妮的话，说了声：“我出去有点事。”回敬她淡淡地一笑，走出报社。

时值6月，炎热的气氛把这座城市裹得非常浓密。雨却没有飘然而至。她携带着一身的汗味，骑着一辆单车，绕过几条街，来到丽人俱乐部。

俱乐部的游泳池一年四季恒温24℃，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她从手袋里取出会员卡，刷卡后去更衣室换出一袭黑色的游泳装，来到池边入水。

一般情况下，她最多游四个来回。在夏季，她完全可以免费到大海里畅游。可她太喜欢这里的安静。在这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奇怪的声音全消失了，静而不寂。

渐渐地，她在水中放慢了击水的节奏，翻身仰面躺在水上。保持着身子的平衡，领略着身子的放松，全身心地得以消暑。

差不多的时候，她折身游到池边，爬上扶梯，仰头把湿头

发甩在背后，又像往常一样，淋浴过，略略地梳理淋过的头发，把卷好的头发送至脑后，用根发夹别起来，换上暖色的连衣裙，对着更衣室的长镜照了照。

若以时尚的眼光看，镜里的裙已经过时，虽然她已把原来过宽的腰身改窄，腰线提高，同时还在领口加了一圈细致的花边，但显然过时，可她认为裙却十分适合她，还能为她略显苍白的脸颊，衬出几分姹红。

这时从更衣室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离俱乐部只有两条街的天主教堂钟塔报时的钟声，由于钟声较准，她抬腕又对了对表，估计吴大梁该回来了，便骑着单车返回报社。

当初夜悄悄地爬上编辑室的窗玻璃时，当蒋慧心从俱乐部返回编辑室的四小时后，吴大梁终于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回一个人，是一个辨不清实际年龄的女人，并把她介绍给大家说：“这位是既有能力又有实力的孙晓琪，从今天开始在报社任职，大家彼此认识一下。”

确切地说，是新来的孙晓琪认识大家，她用既警觉又审视的双重目光将周围的人打量了一圈。整个过程中，她的嘴唇微张，牙齿紧合，没有一句话，倒是媚妮沉不住气，想知道报社的归属问题，就急切地问吴大梁：“你是怎样决定的？”

“决定什么？！”

吴大梁的烟抽得很凶，他从裤袋里取出香烟递一支给常抽耍烟的媚妮。

媚妮接了烟，吴大梁上前给她点了火。然后自己点了一支。在他抽烟的时候，媚妮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我说媚妮，报社只有你我参与了创刊前后的整个过程。你问我怎么决定的对吗？”

“对!”

“你说我能怎么决定?挺有脑子的人,尽问些没有脑细胞似的废话。送审。”

氛围顿时紧张起来,大家目送他回了办公室。感到归属问题成了一件悬在空中悠荡的事了。

赶在所有编辑之前,蒋慧心去了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张大枱子对面一只只有座垫的皮椅中一骨碌坐下,把该送审的稿件隔枱子递给他。

“慧心,”他把稿件放在枱面,没看,而是直视着她的眼睛说:“有人比喻说报社犹如蜘蛛们的盘丝洞。各路豪杰拉网盘根。人物虽然不多,可都是成精的人物。现在各单位各部门都在机构调整,竞争上岗。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饭碗能保得住吗?我说这些,不是针对你的,我只是提个醒,要把自己当骨干用。瞧你这一头湿发,是不是又在工作时间轻松去了。报社就那么累吗?”看来他并不需要慧心的回答。说完后埋头看了看她送审的稿件,抬头时用手指敲打着稿件说:“我不能签发。这叫什么题目?《我祈求》,一看这三个字就令我想到作者有某种依赖心理。祈求啥?世界上的事要靠行动而不是祈求。这天上能掉馅饼吗?这期的稿子是孙晓琪执笔写的,题目很醒目:《如何与上司相处》。她人刚到报社就抓住了现实问题。慧心,你要跟她好好学啊。”

“我知道了。”

聆听了他一番指导,蒋慧心谦虚地点了头,带着稿件出了他的办公室,在走廊里叹出一口气。

夜渐渐地深了。深得闷热无风。当蒋慧心走出报社,落座在一家昼夜服务的水饺屋时,孙晓琪的身影,其实已从她的脑

海中消失。

生活或许就是这样，提供给营营苟苟于生活里头的人忙忙碌碌，有谁会因为多出一个同仁而在意呢？

但是，在第二天的清晨，孙晓琪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硬性来到她的住处。

她——蒋慧心不是本地人，原籍东北的延吉市。在京东大学毕业时，服从分配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先是在一所中学任中文教师，后经朋友介绍，来到这家报社任职。也许是受过教育，思维较活跃的缘故，她挺喜欢这张在某种意义上较活跃的报纸。因此，来报社后，她觉得工作起来还算顺利。生活上，由自己和报社各出一半资，在一幢居民楼的二层租了一个小单元，一个人过得很平静。早睡晚起也是常有的事。

不常有的，是清晨的敲门声。蒋慧心从正常的睡眠中醒来，下床后低垂着头走到门口，拉开门。

她先是看到一双挺考究的羊皮平跟鞋，待稍微抬头时，她的意识全醒了。

目光落定在一件裙服上，真是奇怪又新鲜的图案造型。在原白的底色之上，放开的竟然是一朵朵紫色的、非常耀眼的罂粟花。

是谁穿着这种图案的裙服？

“是我，孙晓琪。”

她犹入自家门，绕过蒋慧心，走至屋内，对她说：“告诉你吧，咱俩有缘。我昨天第一眼就看上了你。你容貌艳丽，风度婀娜，举止大方，才华横溢，你天生一个美人胚，你……”

“请你等等。”慧心朝她反复用过暂停的手势后说：“据我所知，有人用此类词组形容过武则天的秘书上官婉儿。你这样

恭维我，实在不敢当。孙晓琪，我想知道，你找我有事吗？”

“你先听我把话讲完。我想跟你说，你的条件比一般的女人强好多倍。唉——人比人，不如人。”说完，两只眼睛像两盏探照灯猛地开启，上下打量着蒋慧心。

被一个女人这样看，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她的目光避开孙晓琪，内心的防御系统起了反应：“她是怎样一个人，同性恋？不，我不应该有这种不健康的活思想。可她一大早来这夸张地恭维我，难道有具体的目的？如果有目的，我蒋慧心人轻言微，有什么可供她用的？”一番琢磨后，她的目光迎上她。

外表看，她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一双眼睛倒是深不可测，在不停地运转着，仿佛在变化出——罢了，她想：“有什么必要去琢磨她。”于是把她晾到一边，开始动手整理床铺。

毛巾被还未叠好，又听她惨烈地一笑说：“看我实在的。净想着羡慕你，感觉上，真得把自己弄得很不如你了。”实在是蒋慧心，她接着她的话茬说：“令人羡慕的是心情能时常地快乐。我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说罢，沉默静候她作答，她不答，蒋慧心便去卫生间洗漱，换裙，在裙领处喷了一点香水，招呼孙晓琪：“该去报社上班了。”

太阳起得够早也够热情的，不到八点，已经把街上行人温暖得大汗淋漓。

蒋慧心像往常一样，打乘公交车去报社上班。她人刚往车站的方向走了几步，听到孙晓琪在身后喊：“慧心。”她回头望，孙晓琪指挥着一辆计程车，将车停驶在自己的身边，并将自己拽上计程车。

她拗不过她，随她安排。但有一点她是不能听这位孙晓琪的，那就是她执意要以记者的身份将车驶靠在报社的入口处。

在离报社十几米处，蒋慧心下了车。乘计程车上班。在一般性消费水平的报社里，谁不清楚谁的收入？超额消费，会让同仁们研讨，不是用版面换了私房钱，就是被情人养了。

人都有社会性的一面。她是那种善于把各类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人。她不喜欢被人研讨。孙晓琪拗不过她，结了账，钻出车厢，拦截她说：“我还有话，慧心，打个计程车就把你紧张成这样。许多事，还需要我帮你。”孙晓琪的“帮”在她那里没引起丝毫的联想。也许只有孙晓琪对许多事的想法心明如镜吧。

自然，她懂得帮来帮去帮自己的道理。她从县城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报社任职是她的主攻方向之一。在此之前，她先是在县城的一家工厂当临时工人，因为和厂长的关系暧昧，被舆论挤出厂。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吴大梁，相互书信电话来往，渐渐地进入主题，要求来报社任职。吴大梁感到她能写点，与什么人交往都不慊头，再加上她表示：“我有一肚子没有推销出去的好主意。”

待吴大梁反复说“你的主意八成是没人理会”时，她又调整了语言结构，再三表示：“我其实有一肚子轻易不推销的好主意。”

说到这，吴大梁动了心，把她接到报社，至于安排她干什么，没个实落话。

可她心中有数，她是想从版面编辑入手，控制一个重要版面，利用版面做其他文章。于是她决定从蒋慧心的身上入手。据她侧面了解，蒋慧心的性格随和，性情温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用之人。所以，在进报社之前，她需要明确她的态度。

她进一步说：“我想和你同任三版的责任编辑。”慧心听后笑了笑，心想总算知道她不请自入家门的原因。她回答她说：“权在吴大梁的手里，我听他的安排。”就这样，对话告一段落。两人一前一后，走进报社。

报社的办公地点租的是一所学校的地下室。除入口处外，走廊的两头还各有一门。门一开，穿堂风立马将空气中的潮气，地下泛上的湿气风聚成密集的、犹如加了粘合剂的细雨濛濛。

濛濛的颗粒水珠整日滋润封闭着人的汗毛孔，使孔内的汗液纵然有千钧之力也难出逃成功，把人潮湿憋闷得十分难受。在这种难受的走廊里，蒋慧心差点和吴大梁撞个满怀。

“都去会议室开会。”他通知说。

没一会，报社的人全集中在会议室。吴大梁当着众人的面点燃了一支纸烟。在他把烟吸到烟屁股时，声调中携着哭腔又感慨万分地说：“难！”随后叹出一口十分悲壮的粗气。

有了此种情绪的开场白之后，他期待着大家有所反应。至少是跟着他的情绪走。

没想到在座的人短暂的沉默之后，轰地一下全笑了。笑他这番开场白与他人对不上号。甚至感觉他说难字是件挺滑稽的事。

蒋慧心望着吴大梁，依然穿着蓝毛料的西装，内衬条形衬衫，系一根一色的领带。从她第一面见他始，他就是这样的装束，一年四季不变。

但让她更为钦佩的是他的性格，在她的印象中，吴大梁的思维中没有难的概念。也是第一次当众使用难字。当初，蒋慧心决定来报社时，就是被他的强烈的自信所感染。也知道他在

